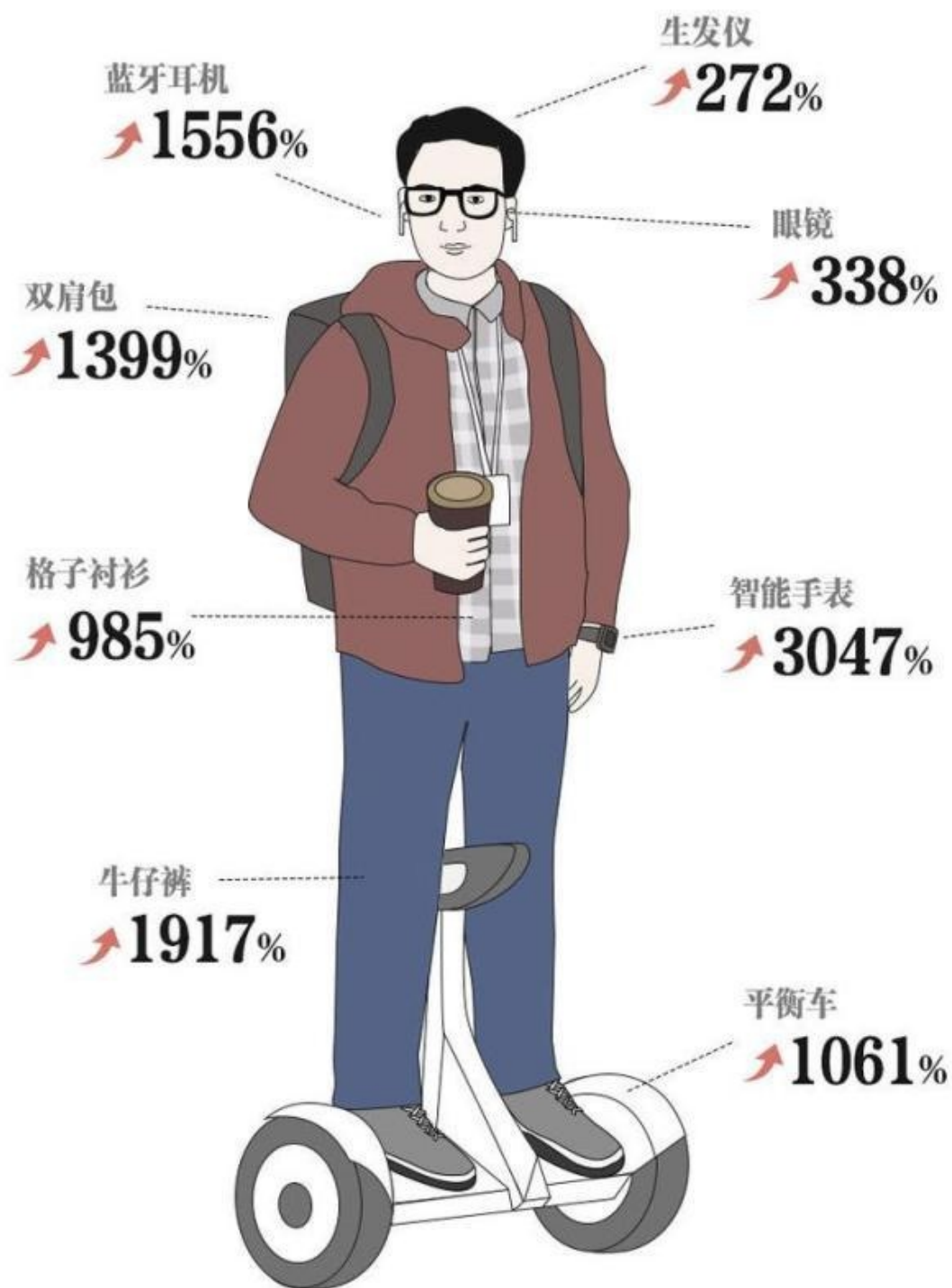


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被互联网彻底改变，尤其当无数年轻人开始介入一个新产业的生产时，我们是否应该更早让他们意识到这个产业生产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此时提醒人们对自己所处的产业的反思能力显得尤为必要。

有时，“不被社会彻底改变就是自己对社会最微小的改变。”《依码为梦：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调查》作者夏冰青，对记者如是说。

程序员的双11购物车



常常被吐槽的码农审美

你会发现所谓的这些张江男或者程序员，不那么浪漫、讲究情调，甚至有些木讷，不善社交，但一旦谈起他们的工作，都很有热情，滔滔不绝。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2009年访谈的对象里有一位程序员，当时他告诉我，自己马上就要跳槽去做App。他说他马上就要实现财务自由了。当时市面上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谁知道App是什么东西。他曾向我递过橄榄枝，但我心里想，“啊，真是一个大忽悠。”

但当2011年我再去访谈时，认识的朋友告诉我，这位要去做App的程序员的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感觉我错过了几个亿！

「理想主义沉浮」

上书房：高薪高酬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吗？

夏冰青：

他们的确会关注收入。尤其是在跳槽的时候，会把下家给出的薪资能否比老东家翻番作为衡量自身能力的一个重要参数。但我觉得在资本大量涌入互联网产业之前，高收入并非他们最大的追求。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些互联网从业者和别人相比，有一种巨大的自信，或者说自傲，甚至可以说到了自负的程度，他们相信自己的技术是自己最大的资本，他们渴望能用这种技术去改变世界。

一个互联网从业者，会以制造一款产品得到同行的好评为荣。他希望自己的技术是在业内出众的，能让内行惊艳。其次，是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切实服务于大众，能改变人群的生活方式。

上书房：怀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夏冰青：

对，一般的刻板印象是，互联网从业者，尤其是所谓的程序员不讲精神世界。但事实上我采访中觉得当时他们身上洋溢着连接世界、舍我其谁，造福社会的理想主义情怀。

我采访的一位互联网从业者，在了解到我的研究后，给了我一本他的工作日志。在日志里写道，有一次他在北京近郊接触了一个盲人群体。他发现这群盲人也用手机，使用率非常高，操作速度还特别快！这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回来反省很久，因为盲人使用手机需要一个“读屏软件”，这从技术上讲不算很难，但他在日常工作中

没有想到去早点发明、生产，他感到特别羞愧，觉得亏得自己还天天自诩技术达人。他没有关注到使用技术的不同人群的需求。

他写道：“工业界发展了十年，我们造了那么多的概念，讲了那么多的故事，用了那么多的营销与心理上的技巧，造了那么多的泡沫，却对特殊群体视而不见。发明读屏软件的，也是一个盲人，连这种基本的东西我们都需要盲人同志们亲自动手，这真是业界的耻辱。而其实，我们甚至不用做什么，完美地支持读屏软件就够了，他们真的极聪明。希望不远的将来，他们真正可以在互联网上睁开双眼，拥抱其他心灵，他们真的很渴望。”

他的这类感悟在我2010年到2011年间的访谈中并不鲜见，还有一位朋友也曾表示她想通过创业来创造一款人人都能使用的伟大产品。他们对人的深切的关怀，他们希望通过创业创造一个惠及弱势群体与自己所属社区利益的产品，这种渴望，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当时我采访到很多人都会在谈话中不断谈到类似的想法：我要制造一款特别牛的产品，它能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它能惠及整个社会。这种豪情背后有一种巨大的热忱。

上书房：你觉得这种热忱是什么时候改变的？

夏冰青：是在2015年的时候。

就是给我工作日志的这位互联网从业者，2015年我博士毕业，开始在澳门任教，分别几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他已经是一家互联网医疗创业公司的二把手，当我们谈及他当年的“豪言壮语”时，他脸上的表情耐人寻味，反应很是出乎我的意料：

“比如说现在的公司，如果能回购我股票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价格，我是想马上走的……假如现在我有一个机会能加入一个量化交易团队，假如刚好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得上，而且能让我高概率挣到钱的话，那我肯定就不要互联网……现在来说什么时候能退股才比较重要，能退多少钱比较重要……最理想的状态是先把手头的事干完了，然后能够财务自由……”

之前的2013年，也正是BAT[BAT是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腾讯公司（Tencent）首字母的缩写]三巨头壮大，并购热潮初现端倪的时候。这个时期手机互联网用户已达5.27亿，首次超越传统网民规模。那段时间，我在工作间隙回了北京、上海、杭州三地，做了一些访谈，然后就发现，几年前和我谈理想的那部分人好像消失了。

到了2015年，互联网金融掀起热潮，网络文学小说开始纷纷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并赢得了火爆的收视率。“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了产业融合，让O2O（online to

offline) 产品得到大力发展，并掀起了组团热，BAT则成了这些O2O组团背后的主导者：腾讯与阿里主导了滴滴与快的的合并以及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合并，腾讯主导了赶集网与58同城的合并，百度主导了携程、艺龙与去哪儿的合并，阿里全资收购优酷土豆，腾讯文学与盛大文学合并成立“阅文集团”。2016年，罗辑思维投资papi酱，将网红经济推向高潮。以游戏直播为代表的直播经济和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成为新的投资风口，直播打赏热推动了知识付费经济的发展。字节跳动推出抖音，短视频也成了新的投资风口。



吃饭折射内部层级关系

有趣的是，学者罗斯在2005年写作的《当产业都外移中国之后》一书中，也曾提及他在该高科技园区做田野调查时观察到的一个细节：他发现软件园区的高管似乎很喜欢在软件园区三楼的包厢中就餐，他本人曾和访谈的高管在这种小包厢中就餐。这一点对于总是倡导平等和扁平化管理的社会学学者来说，也许显得略微别扭。

即便在最底层的实习生之间，职场的竞争和钩心斗角也依然存在。

而且即便真的熬到公司上市，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员工来说，公司上市并没有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为他们实现财富自由。与福利制度相似，享受公司上市带来财富自由的只限于高管层面，大部分互联网普通从业者对于股权的体验，更多是它对个体的约束。从业者往往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量才能得到薪酬的增加和职位的升迁，工资之外的福利和股权也往往是和“等级”挂钩，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界限决定了工作量和薪酬之间是否能成正比。

「唤醒反思能力」

上书房：

你花了6年时间对互联网从业者进行观察，看到这些问题，你是否会感到迷茫？你现在在高校执教，当学生问你他要去互联网企业工作时，你会给出什么建议？

夏冰青：

我看到了这个产业生产模式的很多问题，人们也开始对互联网企业的内讧、贪婪，包括算法提出了质疑。2020年底，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科创板经历了为期一年的独角兽扎堆IPO的疯狂后，蚂蚁集团宣布将在上证科创板和港股同步上市，成为史上最大IPO独角兽，这一疯狂的盛宴最终在政府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颁布后戛然而止。巨头扎堆的社区团购也在权威媒体“别只惦记几筐白菜钱”的舆论声中开始受到政策监管。

我也看到了很多深陷其中的从业者的挣扎，但是我无能为力。